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〈憲問篇〉第九章。

【或問子產。子曰。惠人也。問子西。曰。彼哉彼哉。問管仲。曰。人也。奪伯氏駢邑三百。飯疏食。沒齒無怨言。】

「《論語》下論多批評人，都是做人的道理，孔子所評論的，與我們有什麼關係？佛教為眾生，孔子也為大家。吃多少辛苦，難道不是為大家嗎？」這一段開頭雪廬老人講，《論語》下論都是批評人，都是做人的道理。孔子所評論的這些人事與我們有什麼關係？這舉出佛教，那佛是為了什麼？是為了度眾生。孔子也是為大家，不是為自己，這當中吃了多少辛苦，難道不是為大家嗎？都是為大家，沒有為自己。

『或問子產，子曰：惠人也。』

「某人問子產如何？問孔子有什麼用意？子產是鄭國人，孔子是魯國人，二人是好朋友，孔子為什麼不與陽貨為友，又為什麼跟晏平仲為友？自己可以想一想。」這兩個人我們要去思考思考，為什麼孔子不跟陽貨做朋友？又為什麼要跟晏平仲做朋友？我們可以去查一查歷史這些記載，有關這兩個人生平的一些事蹟，再想這個問題。有人問子產，這個人怎麼樣？「孔子答覆：他是惠人也。」恩惠的惠，他是惠人，恩惠人的。「子產在鄭國辦政治，惠與誰呢？」他的恩惠是給誰呢？「加惠與民。」在鄭國辦政治，給鄭國的人民有恩惠。「一字褒貶，這個作用很大。」這是春秋之筆，一個字褒或者是貶，一個字當中含有褒貶。惠當然就是褒了，因為他辦政治，鄭國的人都受惠，受到他的恩惠了。

『問子西，曰：彼哉彼哉。』

「再問子西」，那這個人呢？「從前人重複的名字很多，地名重複的也多，子西有很多個」。就像現在人名字，姓名相同的也不少，還有地名相同的也有，從前就有這種情況。「能與孔子說話的人，以子西請問孔子」，能夠跟孔子說話的這個人，他以子西來請問孔子，「可見子西這個人就不簡單」。「鄭國有子西，也做官。問：鄭國子西，子產先為政，以後是子西，所以並不是問其他國家。」「五霸起首為齊桓」，齊桓公開始稱霸，「其次晉文，齊有管、晏」，管仲、晏子，「鄭有子產、子西」，鄭國有子產、子西。「孔子答：彼哉彼哉，彼，他，那個人嗎，那個人嗎，這是古言語。大家要學會說話。書中說得不明白，注者誰能注得明白？子貢也不能說得明白。周金剛遇到賣餅婆子，婆子問：《金剛經》說三心不可得，那你點心要點什麼心？後來的學佛者常要問其中的答案，可以答嗎？若答：曰彼哉！彼哉！學孔子說話就可以了。」雪廬老人也跟我們講，彼哉！彼哉！是那個人嗎？那個人嗎？這個裡面是古言語。這個書中沒有說得很明白，注解的人怎麼能去注得明白？子貢來說也說不明白，這引用在佛教古時候的公案，這個當中就不可說了。

『問管仲，曰：人也』，「問管仲，孔子說：人也，人古通仁字。」這個人跟仁愛的仁這個字是相通的。「人與仁，在《論語》的官司打了不少，如〈學而篇〉的有子曰：其為人也孝悌……其為仁之本與一章，一章中有仁、有人，二種講法」，就是有仁愛的仁，還有做人的人這兩種的講法。「吾不以為然」，雪廬老人他不認為是這樣的。不認為是這樣的講法，「但是在此處，人與仁可相通互用，這慣例已多年了」。但看在什麼地方了，雪廬老人講在這個地方，人這個字跟仁愛這個字是可以互相通用的。「佛經的咒子不

可翻，祕密的緣故，華嚴宗說密宗為不了義，並非鄙薄之詞，而是說密咒不是顯然的教。如今有人注大悲咒，一個娑婆訶，幾種說法，吾不以為然，而且一經翻譯分別，便是識了。」這個咒語是在五不翻當中，現在有人把它翻譯出來，雪廬老人也不贊同，因為翻譯就有分別了，便是識了。應該保留它的音，不要去翻。

『奪伯氏駢邑三百，飯疏食，沒齒無怨言。』

「孔子在其他處說管仲之器小哉，這裡為何說仁？下文說：奪伯氏駢邑三百，伯氏是齊國大夫，下大夫有三百畝采地。駢在山東」，這是一個地名，在山東現在這個臨朐縣，山東臨朐縣。「管仲此時為齊相」，做齊國的宰相，「辦政治，伯氏犯國家法律，同朝做官，判罪罰金，沒收他的邑地，三百畝全部被沒收」。「飯疏食，吃的飯是很粗糲的飯，沒齒，齒是牙，沒齒，沒了牙」，這是人老了，牙掉光了，「代表老了，一直到老，伯氏對管仲都沒有怨恨的話」。「大家想想，管仲對人如何？」沒收他的土地，判他罰金，對他還沒有怨恨。我們想想，管仲是怎麼對人，他對人如何。

「如柴也愚的高柴，在衛靈公處做官，高柴審判一位犯人，處以刖刑」，這個刖就是一個月再一個刖，刖刑就是把犯人砍掉他的腳，高柴審判一位犯人，處以刖刑，「不忍判重刑」，不忍心判這種刑，「而感動犯人，後來衛國動亂，這位犯人還幫助高柴離開衛國」。「就因為高柴的一點不忍之心。」所以他自己遇難了，得到了幫助。「人雖然沒有行動，也可以觀察，所以《大學》說：無情者，不得盡其辭，必須懂聲色，若大聲變顏色，一不高興就變顏色，就足以害事，遭來殺身之禍。別人的聲色，也必須留意，應當謹言慎行。這是危行言遜的時代。至於高柴出走與子路入城，那是因為交情不同的緣故。你們必須看《通鑑》，因為歷史就是人鑑。」這是雪廬老人勸我們必須看《資治通鑑》，或者《通鑑輯覽》，這

是歷史記載。衛國在亂，高柴他離開了，子路去了，這是交情不一樣，我們看看歷史就是一個見證。

「有人說，管仲的仁比子產的惠高」，管仲他的仁愛比子產那個恩惠高，「子產是使一個鄭國的百姓得恩惠，範圍小」，子產他是使一個鄭國的百姓都得到恩惠，這個範圍比較小，「管仲尊王攘夷，九合諸侯不以兵車，孔子說：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，這是管仲的為仁」。管仲這個範圍就大了，就都保住了中原文化，不然沒有管仲，沒有九合諸侯，被周邊的外族來侵略，可能我們這個文化也就沒有了，穿的衣服就跟他們一樣，左衽，漢族是右衽。這是管仲的仁。「這個說法固然有道理，但是春秋時很多大國，五霸七雄都沒有包括鄭國，若得大國，子產有另一辦法。」五霸七雄，鄭國沒有在裡面，鄭國是小國，他發揮的作用還是比較有限，若是在大國子產他就另外有辦法了，反過來講，「如果管仲在小國，如在魯時，那怎能有作為？」因為他在大國，也是五霸之一。「管仲未得志時，被囚獄中又該如何？」以前被關在牢獄裡面，還沒有得志的時候，又該怎麼樣？「豈可口筆文章？動嘴皮與寫文章都不可靠，《書經·大禹謨》云：惟口出好興戎，又多了舌劍唇刀的言語。」這個不是用嘴巴去講的，在耍嘴皮、寫寫文章，這個不是口筆文章，這些地方我們就要好好來體會。

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，阿彌陀佛！